

# GLASS

CHINA 格仕

## SENSIBILITY

JUN ISSUE 45

ISSN 1009-8941



理智与情感  
王曼昱

朱迪·芝加哥，《晚宴》，1979年，伊丽莎白·A·赛克斯女性主义艺术中心，布鲁克林博物馆馆藏。  
©Judy Chicago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摄影 ©Donald Woodman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 The Divine Disrupter

## Judy Chicago: 神圣“搅局者”

当高订工坊的匠人与孟买绣娘共同缝制朱迪·芝加哥 (Judy Chicago) 的诘问时，艺术与时尚的壁垒轰然坍塌：曾被贬斥为“装饰”的女性劳动，正在针线与笔触的交界处重构世界。

监制 | 唐卓伟

编辑&采访&撰文 | 林宇冰

图片 | 承蒙品牌与艺术家提供

设计 | 宋寿阳



© Sarah Blais

“我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当时认为时尚本质上是对女性的压迫。”朱迪·芝加哥 (Judy Chicago) 解释道，追溯着与DIOR结缘的脉络，“2019年，当玛丽亚·嘉茜娅·蔻丽 (Maria Grazia Chiuri) 带我们去巴黎看她的高级定制秀并讨论合作时，我开始质疑这一观念是否成立。”

质疑精神贯穿Chicago的艺术生涯——她持续地对我们理所当然之事发问。Chicago出生于1939年。1970年，她重塑自我，以“Chicago”为姓，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立女性，而非由父亲（她出生时姓Cohen）或丈夫（她结婚后曾随第一任丈夫姓Gerowitz；后者于婚后两年不幸去世）定义。在一张于拳击场拍摄的个展预告照中，Chicago身着工装靴与缎面短裤，白色上衣上赫然印着她为自己选择的名字，宣告将以全新的方式对抗由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

1974-1979年间，Chicago创作了代表作《晚宴》(The Dinner Party)。这件划时代之作，是一张巨大的三角餐桌，设有39件以女性生殖器意象为灵感的餐具，以此纪念39位被历史遗忘的女性人物。《晚宴》首展仅三个月便吸引了超过十万人观展，却遭到艺术评论界贬斥，直到数十年后才被业界重新重视，现永久陈列于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

六十年来，她瓦解艺术等级、提升工艺地位、捍卫女性经验。她从边缘走向当代艺术话语的中心，这一路与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轨迹并行不悖。自2020年起，她与DIOR合作，直面新的边界：艺术与时尚之间的界限。

### 04 — 艺术邂逅时尚

2019年，Chicago受邀前往巴黎观看Maria Grazia为DIOR打造的高级定制秀。她用“overwhelming”来形容这场邂逅——“音乐、场地……一切都设在DIOR总部大楼，布景由一位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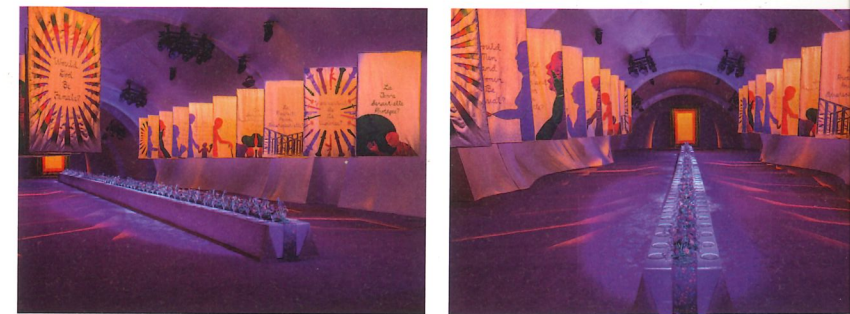
主义艺术家完成，但它依旧只是为秀服务的背景。”她开始思索：“艺术在这一切中真的能有一席之地吗？我能否在这样的语境中创作出有意义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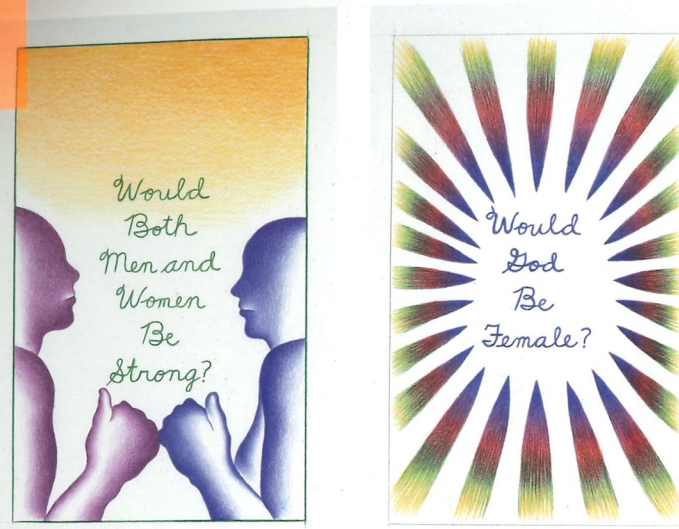
答案化作名为“女神” (The Female Divine) 的巨型装置——这是与DIOR的首度合作。Chicago提出将2020年DIOR春夏高级定制时装秀安置于一座女性巨像内部——她早在1970年代便构想却从未实现的念头。“我当年设想的60英尺高的女神，最后变成了225英尺高。”她带着几分惊叹回忆道，“有八位工程师参与设计，三组团队日夜不歇才将它搭建完成。”

巨像的腹地，容纳了Maria Grazia的高级定制秀场，模特们步行在特别设计的地毯上，其图案源自Chicago 1979年的代表作《晚宴》(The Dinner Party) 中《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 的万千繁花 (Mille Fleur) 图案。地毯象征的T台两侧悬挂着两组刺绣问句标语，一侧为英文，另一侧为法文，探讨若女性成为人类的政治与精神领袖，社会将有何不同。这一系列深刻的问题最终汇聚成一面17英尺×12英尺的巨型标语，提出终极发问：“如果女性统治世界会怎样？”(What if Women Ruled the World?) 在时装秀后的短短的一周内，有一万人参观了这座装置，Chicago的作品与精神通过时尚触及了更多人。

Chicago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时尚本质上是对女性的压迫” (fashion is inherently oppressive to women)，这一批判性判断植根于20世纪女性主义艺术运动对身体规训与性别规范的深刻反思。诚然，时尚史一直伴随着规训与痛苦，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时尚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始终是复杂且充满争

© Kristen Pel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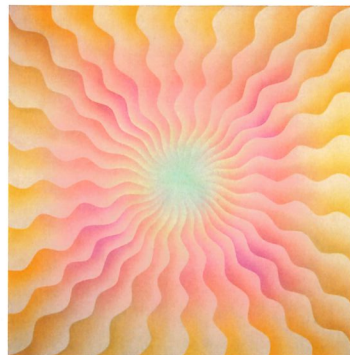




©Judy Chicago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摄影 ©Donald Woodman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朱迪·芝加哥，《克里斯蒂娜女王》，选自《伟大女性》系列，1973年，喷绘丙烯/画布，40×40英寸，私人收藏。  
©Judy Chicago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朱迪·芝加哥，《玛丽·安托瓦内特》，选自《伟大女性》系列，1973年，喷绘丙烯/画布，40×40英寸，私人收藏。  
©Judy Chicago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朱迪·芝加哥，《双面托比头像》，2010年，银饰与镀金铸玻璃，装置尺寸：18×18.5×18.5英寸。  
© Chicago Woodman LLC, Judy Chicago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摄影 © Chicago Woodman LLC, Donald Woodman / 艺术家权利协会 (ARS), 纽约

议的。Chicago所指的“压迫性”，并非仅限于具体的服饰形式，更指涉隐藏于时尚表象背后的性别结构和权力机制。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性别表演理论 (gender performance) 认为，性别——此处指“gender”，不同于“sex” (性)——并非自然所赋，而是通过一系列反复的表演构建起来的社会身份。时尚，在这种语境下，成为性别规范最为可视也最为强制的表演之一。女性通过服饰、妆容与身体姿态不断“演绎”被文化设定的“女性气质”，并在此过程中接受规训。

正是在此框架下，Chicago所说的“时尚的压迫性”显得尤为清晰：它是一种以审美为名、以文化为媒介的性别规训机制，是身体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被动位置。然而，DIOR与Maria Grazia的实践提出了另一种解法。Chicago问我：“你是否注意到Maria Grazia几乎不用高跟鞋。她所有的鞋都是平底的，所以模特们不用穿着那些男性设计师塞给她们的荒唐高跟鞋踉跄行走。”Chicago还提到，在试衣过程中，模特们都惊讶于衣服的舒适性，“仿佛高订能穿得舒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

## 02 — 重塑女性劳动

Chicago造访DIOR档案馆的经历堪称一次转变。目睹“一抽屉又一抽屉精美绝伦的刺绣礼服和服饰”，她忽然意识到：“从美学角度讲，我与时尚界对工艺的敬重有着更多共通之处，而非艺术界对工艺的轻视。”

这一认知挑战了艺术 (Art) 与工艺 (Craft) 之间长期存在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传统上贬低了女性的劳动。Chicago毕生致力于“将针线转化为笔触”，她说：“我挑战艺术与工艺之间的等级划分，以及刺绣被视为低于绘画的传统观念。”在时尚领域，她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Chicago说，许多当代艺术家也开始使用刺绣，但“其中很多作品的质量堪忧”。相比之下，她在DIOR档案馆见到的刺绣作品则“精湛得令人难以置信”，展现出当代艺术界稀缺的工艺水准与精准细腻。

时装屋为她提供了通达全球熟练工匠的通道，其中包括DIOR支持的孟买查纳雅工艺学校 (Chanakya School of Craft)——2020年春夏高订时装秀现场的刺绣标语便出自她们之手。

这与她一贯的艺术实践形成呼应。Chicago始终致力于使被父权制遮蔽的事物——尤其是女性劳动——重新显现。在艺术生涯初期，她必须在1960年代洛杉矶男性主导的艺术圈中争得一席之地。她曾刻意打造“女性阳刚”形象，剃短发、穿大靴子，甚至学习汽车喷漆，只为获得认可。然而，这一策略并未换来认可，于是她彻底转向，将自己置于一群强大女性的传承之中。

Chicago在1970年代初的《伟大女性》(Great Ladies) 系列，献给包括玛丽·安托瓦内特与维多利亚

女王在内的历史女性。画面以中心收紧的螺旋线条为主轴，色彩柔和渐变，如同画作在呼吸。这些抽象作品日后演化为《晚宴》中更为直接的意象表现，在瓷器绘画中，她重构女性主义历史的愿望得以具象成形。

对“可见” (visibility) 与“代表” (representation) 的坚持在与DIOR的合作中得到了天然的延续。当被邀请以《伟大女性》画作为灵感设计包袋时，她提出唯一条件：“这些女性的介绍信息必须出现在包上。”最终的成果是一组饰有抽象图案的手袋，其底部皆附有历史女性人物的生平简介。

Chicago说：“想象一下，你走在麦迪逊大道，或者在北京的主干道上，肩头挎着维多利亚女王手袋，有人说，‘好酷，这是什么？’你便展示包底，上面写着她是谁。”由此，时尚成了历史重构的载体，一座流动的女性博物馆。

## 03 — 神圣“搅局者”

时尚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向来充满争议。长期以来，时尚被视为女性为了取悦男性或展示男性地位而穿戴的领域，女性及其身体在其中沦为客体。然而，许多优秀的前辈对这一视角发起了有力挑战——她们让女性的主体性与经验占据中心。时尚也从“压迫”女性转化为“赋权” (empower) 女性，成为身份革命与表达的重要媒介 (agency)。

Maria Grazia出任DIOR女装创意总监的任命，本身便是一种突破。她是品牌历史上首位女性创意总监，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传统中，她带来了另一种视角——一个以女性为出发点的视角。在她的带领下，DIOR成为了当代女性主义表达的一个平台，不是通过口号式的表达，而是通过真正结构上的改革。正如Chicago指出的那样：“我认为DIOR聘请Maria Grazia非常了不起。她不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还为时尚界注入了大量女性力量和摄影师。”

在时装屋任命大洗牌之后，依旧仅有寥寥数位女性创意总监。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时装作为女性主义表达场域的潜力。

《女神》装置正是这种潜力的具象化。当被问及她对女性形态的运用与男性艺术家有何不同时，Chicago指出了装置的核心概念：“高订秀在女神身体内举行，而非像男性对待地球那样践踏女性躯体，这一构思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这一空间反转象征性地从物化中重新夺回了女性身体。

“DIOR给予我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与支持……让我能够思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宏大。”这是一种力量的交换——将奢侈时尚的资源转化为推动艺术与女性历史可见性的工具，二者共同将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的女性经验重新编织进文化的核心。

Chicago的影响力远超艺术界，深入当代视觉文化。正如《纽约时报》文化编辑萨沙·韦斯 (Sasha



Weiss) 在她2018年的专访中所指出的，一旦你敏锐地捕捉到Chicago的美学风格，“它无处不在，且毫无疑问。它存在于佩特拉·柯林斯 (Petra Collins) 的月经友好型T恤中……存在于反对特朗普当选而佩戴的粉色‘阴户帽’中。这些图像——象征意义鲜明，在政治与解剖学上直面现实，迫使公众直面性别歧视——全都源自Chicago的想象力。”

对话接近尾声时，Chicago提到了为何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我们名为“GLASS” (意为“玻璃”)，而她自2003年起创作了大量的玻璃艺术品。“我认为玻璃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它就像人类的隐喻。它坚韧而脆弱，就像我们一样……它既透明又坚实，既脆弱又耐用。看看它能保存多久，成千上万年。”她也提到了西方艺术界对玻璃存在偏见。她举了一个例子，在吹制玻璃的过程中，男性将长杆插进所谓的“glory hole”里来操作——一个颇具性别歧视意味的叫法。“我非常喜欢作为媒介的玻璃，只希望有一天西方艺术界能正视我的玻璃作品。”

数十年来，Chicago一直被边缘化于艺术界，正如时尚在文化话语中长期被边缘化一样。如今两者均被认可为强大的创意与政治表达场所。Chicago与DIOR的合作既不是纯粹的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时尚，而是超越这些人为界限的存在。

在访谈中，Chicago多次将我提出的问题抛回给我。时至今日，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答案，但它们需要被看到，需要被提出，然后未来某一天，或许能被解决。从前是她们，如今是我们。幸运的是，这条路上，“搅局者们”络绎不绝。